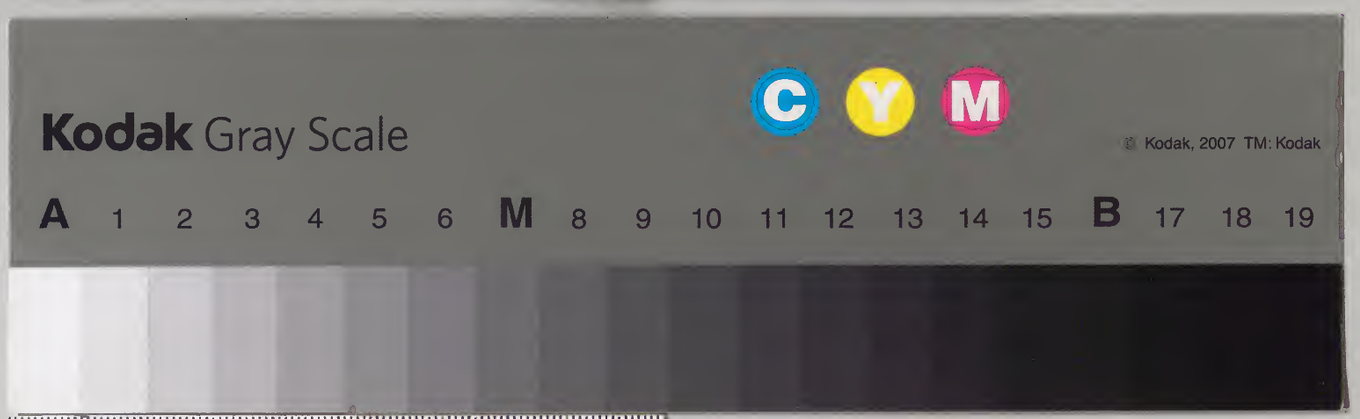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書經大全 九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263
冊數 54 (10)
函號 275 251

庫文閣內
函 二 架 三 冊 五 類 漢 書

庫文官政太
漢 書 門
一二六三
五四八
冊架函號

中學士校正古本官板書經大全卷之九

多方

成王即政奄奄淮夷又叛成王滅奄歸作此篇按費誓秘誓言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惟周取殷之易下音異下同及讀此八篇又惟周安殷之難

也多方所誥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生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碔砆石次玉也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音敖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音蹇零謂覆盛水瓶也然使周無周公則亦殆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

朱子曰大誥梓材多士多方等篇乃當時編人君告其民之辭多是方言故諸誥等篇當

時士民曉得而今士人不曉得○林氏曰奄即淮夷之一種總言則謂之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路氏甲氏也周公攝政時奄嘗與三監同叛多上曰昔朕來自奄已嘗征之今成王即政奄又叛成王滅之而歸鎬京諸侯來朝周公又稱王命以告之故作此篇○唐孔氏曰雖普告多方意在殷之舊國○呂氏曰自大誥至多方所以處殷民者何其勞也武王崩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際三者參合具禍至此是固周之不造實則天之大扶持保祐有周者也人之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真源克登上壽者火年多疾之力也成周之八百年之基業可於此占之多士多方辭旨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新民也故視多士爲略多士既踐奄而偏告庶邦也故視多士為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衣廉反今[illegible]阜縣之奄至鄉是也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難聲去于漢陽即宮于宗周是時鎬已封秦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之所都而名耳【孔氏曰】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魯征淮夷作費誓王征奄滅之五月還鎬京〇【新安陳氏曰】洛誥戊辰王在新邑孔註十二月戊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即成王即政之年也多士作於是年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第二番叛也多方作於即政之明年五月成王政序曰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王歸自奄書曰王來自奄乃奄之弟三番叛王堕其地遷其君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等之則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三月二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先曰周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於此篇故發例於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民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宥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底滅亡不深長敬念以保其祭祀呂氏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呂氏曰徧告四方者何也殷奄屢叛驅扇者廣今雖平殄警餘邪遺疾猶或在肺腑間恐有時而發也故渙發大號歷叙天命之事征誅安集之前代之本末俾四方咸與聞之大破群疑深絶亂根蓋本於是矣寧刑措百訓誥之勛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

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廸乃爾

攸聞

言帝降災異以譴告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廸啟廸也視聽動息日用之間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啟廸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能少勉於是天理或幾評乎息矣況望有惠廸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治耳逸豫以民言淫昏以帝言各以其義也此章上疑

有厥文〔王氏曰〕惟帝降格于夏與多士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同意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
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
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
音至 音滔
懫曰飲劓割夏邑

此章文多未詳麗猶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於土依於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矯諷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於民依恃以生者皆抑塞遏絕之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以承其衆不能大進於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懫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戕害於其國也〔呂氏曰原其所因蓋始於內亂妹喜之嬖是也蠱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於國與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
殄有夏

言天惟是爲去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爲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於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滅之

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聚於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天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純大也義民賢者也言天不與桀者太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於義民不能用於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憤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揣虐于民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當逮事紂者不惕然內愧乎○葉氏曰天佑之則曰不畀維佑命不于常○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於天人力所能移而其所以非人力所能移者以其德耳爾多方當知天命不可有他志也○呂氏曰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方之義民安民而以之享國長久享于民也桀之時三宅無義民不知義之爲義民多之服享如受衆多之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

窮無一能達民窮如此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葉氏曰）簡如簡在帝心之簡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於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勸

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政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德明之而已罰有辟（音僻去声）罪亦能用以勸勉宥而赦過亦能用以勸勉言辟與宥皆足以使人勉於善也（呂氏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者以勸善之間矣每語結之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陳氏）其本心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於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明德化民用德也慎罰不濫及民用刑不滔已也

勸後世用之而爲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不仁之真也夫子未嘗不鈞弋也而仁見於不綱不弋宿之際文王非不蒐田也而仁見於一發不再舉之時也○新安陳氏曰明德以盛罰所以亦能用勸烈之釋之刑所當刑宥所當宥無不能用勸也○陳氏雅言曰仁者君之所依湯能以仁爲依而致謹於上所以爲民之勸故民亦以仁爲勸而儀刑於下用以自勉其身是上下同一心也自是而後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能明其德慎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罰之所慎於要囚而多罪者或殄戮之亦能用以勸勉其民無辜者或開釋之亦能用以勸勉其民蓋德者化民之本使人知所慕而樂於爲善刑者輔治之具使民知所畏而不敢爲惡有商哲王不徒以刑用刑而以德用刑故也慎厥麗者以仁之全體而言明德慎罰者以仁之大用而言乃勸者上之勸下也刑用勸者下之自勸也亦克用勸者蓋無上下而言也人知明德之為仁而不知慎罰之防範人心者蓋亦所以爲仁也人知開釋無辜之爲慎罰而不知殄戮多罪之懲創人心者尤所以止罰也有商以仁爲家法於是深可見矣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平聲則存舍上聲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音層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平聲周公所以治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陳氏曰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如何耳○王氏曰此言殷之興甚詳言其亡甚畧蓋對殷遺民不忍痛言其失也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

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誥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於去夏亦非天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乃惟紹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成王之誥告以見音現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於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来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於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必列反嫌明微而謹萬世之防也○夏氏曰誥告以誥辭告之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紂以多方之富大肆淫泆圖度各達反天命瓚屑有辭與多士言殊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缺文孔氏曰惡說布在天下○呂氏曰惡之未熟大者傳道瓚屑之惡極口歷數一一有辭事盡有辭孔氏曰惡之播於人口者謂之辭辭屑者未盡舉至惡已熟瓚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
（喪去聲下仝）
（閒去聲）邦閒之
集萃也享享邦之享猶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愚孔氏曰湯是夏之諸侯故曰有邦殷）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
（音消）
降時喪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陳氏曰上逸過也下逸安逸也謂過逸其逸也猶言安逸猶言安其危○林氏曰逸厥逸甚言其醇乎醇）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絶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於紂覬其克

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言孔氏牽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大中其庶幾矣聖而罔念至於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於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告戒豈無意哉朱子曰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尚書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不與上下文相似下文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或謂性相近習相遠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若如此則又有移得者如何曰上智下愚不移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問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竊謂聖者謂有聖人資質一不念則流入於狂狂者進

取曾晳之徒是也[illegible]如顏子不能拳拳服膺亦[illegible]至於此若是聖人則從心所欲不踰矩雖不念亦無害也程子曰六德智仁聖義中和聖通明之稱狂狂愚之稱○王氏曰操則存舍則亡其心之謂歟思曰睿睿作聖操其心以思所謂念也罔念雖聖可以作狂故克念則狂亦可以作聖○林氏曰念不念之間聖狂所以分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可而不之思日復一日天命之性蓋就彫喪其作狂也何有苟其質之狂矣自恥其狂而思之日復一日天命之性忽然而復其作聖也何有○陳氏經曰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乃曰聖可作狂狂可作聖則可移歟曰孔子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之分生於一念之頃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於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於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明紂之爲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呂氏曰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周念克念之執所謂可改之理聖通明之稱周官六德聖居其一非大而化之之聖也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若一克念而遷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亦通明之極而至於化耳狂

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克念則通其機惟在念不念之間耳紂雖狂惑使其克念作聖孰禦惟其有可改之理天故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待寬暇之依依於商王子孫而冀其改焉○[季]氏傳曰紂惡甚矣天猶待之如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天皆欵扶持而全安之惟終無悛心所以禍不可過也○[林氏曰]晋武帝以孫皓淫暴有問罪之志王濬曰孫皓荒淫宜速征伐若一旦皓死更立賢主則疆敵也晋武之心惟恐吳之有賢主武王之心惟忍紂之不能改過觀於晋武尤知武王之爲德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祲音侵妖氣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

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音升下同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上聲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

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去声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過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許拱反不靖欲何爲耶明指天命而讋音慴服四海姦雄之心者莫切於是

[呂氏曰]前論夏之亡本於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於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王豈無敬布德於天下者惟力薄而奪於私欲故駿而不純是知德非真力則莫能勝莫能用也○[新安陳氏曰]克堪二字下得極有力非有仁以爲已任之弘無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克堪用之必有非力之力如真積力久之力而後可○[陳氏大猷曰]可爲神與天之主山川鬼神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陳氏雅言曰]成王言昔者天求民主於爾多方之時惟我文武能溫烝以愛其民毅然以修其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上天於是式教之而使其治周以休美焉復篇

釋之而畀付之以[illegible]爾多方使爲天下之主也德者事神治民之本人君者無有事神治民之責文武之克堪用德既有以靈承其旅於先則能治民者未有不能推以事神者也上天之式教用休蓋將以簡畀殷命於後蓋可以事神者未有不可付以治民者也於此見文武之得天下固非苟得於天而天之予以天下者亦不輕畀於文武矣爾多方於此寧不爲之釋然乎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

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夾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於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擾法定罪則潴音諸所停也其宅收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呂氏曰教以誠信寬裕惟故迫惟誠故裕○陳氏大猷曰我周王如又用罰辟之又謂治其君之事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惕于

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勖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陳氏大猷曰事苟欲人信以爲正蓋四國從敎以求與復自以爲正義也

我惟時其敎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

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戒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冎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女九反于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耳孔氏曰謂訓之以文誥戰要囚謂誅其禍亂執其朋黨再謂三蓋淮夷叛三謂王即政文叛言屢迪不靜之事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

監平聲下同

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監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事皆相因綿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

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音涅

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正爲名胥伯小大衆多之政蓋殷多士授職於洛共長上聲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

反側媮惰而不能事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
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心不安靜則身不能事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粲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

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音友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畀矜
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

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乃自時洛邑庶幾可以保有其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音與矜憐於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於爾啟廸簡扳置之王朝音潮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服在大僚不難至也多士篇商民嘗以夏廸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爲言故此因以勸勵之也新安陳氏曰爾能和身及家以及爾邑則爾邑之教化又告以和之道爾能修明爾方爲能動乃家矣又告以德之亦簡在王朝矣又士有尊尚爾

職事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即所謂大介賚之也蓋遷殷民時就扳習其豪俊爲胥伯正以共其事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也故今治特勸之以率肆于泰和敬盡於此庶幾自介助洽我周保大田自介賚之何也爵位之簡在王庭非聽于人惟聽于德肆于時德用悠久以大義為勸之耳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音坡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音貪

天之罰離汝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俾爾離遠爾土矣爾雖欲宅爾宅畋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王氏曰上告以承之庸之此告以威之也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陳氏經曰〕我豈欲多言以告惟敬告爾以天命而已不知天命乃商民之病根故此篇言天命尤詳○〔張氏曰〕稱帝者三稱天者無慮二十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音庚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猶復扶又反乖亂則自底音止詒厥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於是篇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已終則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曄然溢於簡冊也〔吳氏曰〕是又爾物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爲善之一

立政

吳氏曰此書戒成王以任用賢才之道而其旨意則又上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卿已命於君內之卿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為卿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 蕭氏

也不能而從三監之叛則既失此忘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迪不靜則又失今歸自初也又為多方之諄丁寧反復諭以時惟爾初奄而踐之過一皆洗滌之令之善當相與維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改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不初望之矣但曰則無我恐而伯敬取詛祝之意隱然於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飭乃司王毋敢不敬以長我王室茲惟乃丕基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飭乃司王毋敢不敬以長我王室茲惟乃丕基

音奔

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上聲

曰語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呂氏曰無遠立政二篇明立政之體君道備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於王此絕筆也為治體統固臻其極而反覆申重之意忠愛悖篤之情於外體之○新安陳氏曰此篇以用三宅為立名以人為政之書也政用人綱領之書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格心之書也立政公格心之書也忠愛拳拳體用備矣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音率群臣進戒于王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上聲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於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呉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賁氏也[唐孔氏曰]周公既拜手稽首而後發言還自言拜手稽首者示已重其事欲君受其言如召誥言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與此同也○[陳氏大猷曰]嗣天子今臨政天下矣此王

初即政時前此幼冲皆倚成於公故警之如此用悉意以告王○[林氏曰]下文宅乃牧即常伯此以為伯下以為牧以伯為牧民之長也而曰左右者以牧伯兼公卿也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内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保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耳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能休嘉此數職知憂恤審擇之者鮮爲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又知建官之美意然後深以為恤也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有小大而經綸康齊薰陶濟養賴爲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矣○[新安陳氏曰]常任即宅事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常伯即宅牧主牧養之大臣也準人即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又按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者以統之而虞四岳統十二牧周六卿倡九牧立政所謂常伯宅牧必掌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陳氏雅言曰]周公言立政之道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籲（音喻）俊尊上

以渭人為本是以統率群臣将有言於王而先贊之以拜手稽首以竭其事君之禮復再嗣天子王以尊其為君之名所以開其進言之端也群臣於是咸戒于王謂王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之當謹綴衣虎責之當擇所以致其告君之說也周公於是復嘆息而言謂五者之職雖矣而自古知恤為鮮所以申其陳戒之義也○臨川呉氏曰伯長民者也文武時召公為伯而宣化於外盖其職也任任事者也文武時周公為宰而兼政於中盖其職也準人掌法之官刑法當如準入平故曰準人綴衣幄帳也如幕人掌次之類虎貢衞王者如虎責氏旅責氏之類周公伸群臣進戒于王而贊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美群臣用皆進戒而曰王左右之臣有長民者有任事者有平法者有居而張設者有行而護衞者皆不可不謹選其人周公不待其辭之畢於王前嗟嘆謂能以五官不湑其人為憂者鮮哉

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胡孟反）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為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首稽首后矣

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叙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即臯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於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上初簪反下初宜反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呉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林氏曰惟禹以顯俊為心故其臣亦

以薦楊為務〇陳氏大猷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不德不稱或委任不為皆非宅也〇呂氏曰自臯匋以九德告禹夏后盍世守以為知人之法焉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此及其衰也並至于曾無義民言所任首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他可知矣〇新安陳氏曰公既嘆知恤者鮮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王夏后商湯文武皆知恤此者以次言之也無競維人人中之後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九德之行即臯陶謨亦行有九德自寬栗至疆義之德之見於躬行者也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臯陶亦曰九德咸事俊乂在官未嘗岐俊與德而二之〇陳氏雅言曰有夏之君信能行此用賢之道不以國家之盛治為已足惟以賢俊之當籲為未至其事天之道至矣有夏之臣信能有此九德之行故不徒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而且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其事君之道備矣夏之君臣各盡其道此其立政之要也以上迪字與下迪如忱恂作對說呂氏謂周公之戒成王自綴衣虎貢之外其禮其辭與夏畧同然則以圖任三宅為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法也表親近之職使人君不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

禁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叚禁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三宅而所任者乃惟暴德之人故禁以喪亡無後呂氏曰非人才果異于往日也禁之任用而已往惟後德是任效見于存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

音梨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

亦越者繼前之辭也耿光也湯自七十里升爲天子典禮命討昭著於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

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
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音異下同齊畿甸之協則純
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
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
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陳氏大猷
曰事事物物之理莫非天命之流行典禮刑賞則
其大者湯升天位大理治上帝之明命謂大治天
下使事物昭然各當於理即丕釐上帝之耿命也
○呂氏曰漢高儲參陵平勃於亦維持數十年況三
代為天下長慮固宜儲貳以繼三宅也嚴惟丕
式伊尹而後用之則夫一人用宅後之前知之
孔明儲斌僊允等於身後迄定再世之耿命也
不宅厥賢者惟大則效之其臣之近乎舉惟
厥宅而遠之後盖舉惟
乃宅厥心服好人所好
法乎賢也用丕
君也湯用三宅而
新安陳氏曰

且儲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后之所未及而
下為文武之所取法焉

嗚呼其在受德暋惟
厥邦乃惟厥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
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音敏 音掩盡也

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厥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
強暴又所與共國者惟羞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
政者惟厥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
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

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使相保相受相葬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和親而教興也

王氏曰孟子所用非人皆本于井牧之制也有崇尚之意矧紂身有惡德故曰禁德受德者推本言之也○呂氏曰論夏商之興亡不出于任用得失之間立政之司徒掌其教令而已周禮小司徒之職井牧其田野註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井為井牧二百畝而當一井以田九夫為一牧九夫為井以九夫為一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地而徵其賦以貢以馭以待邦用凡用地家出一人為甿六甿為一屋三屋為一井九夫為一牧二牧為一丘四丘為一甸四甸為一縣四縣為一都四都為一同方十里為一成十成為一終九夫為井以井田制祿一井當一家為比十家為聯五人為伍十人為聯以受邦職以役國事

惟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上声

三宅三俊文武克知灼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謀面也三宅已授之位故曰克知三俊未任以事故曰灼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職脩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憂之尊帝商之丕釐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呂氏曰論成湯文武皆以亦越厥語蓋與上文相參互見其亦于文武而遷如是焉紂亦于成湯而遷如是焉治亂同用人而異念賢才同世而異用人猶未知其心也三俊待用然見其心者即其政事而能知其真能知其心也文武灼見其心而宅其位故曰克知三俊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當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撲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褻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也

鄭氏季友曰趣馬掌馬之官也王馬之政趣馬其屬也註云趣馬下士趣養馬者馬七十匹趣馬一人（趣此苟反）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

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褻之詞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內司服之屬所謂褻臣也此百司蓋外百司若外府外司服之屬所謂表臣也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上聲）如庖人內饗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其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於

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馬虎貢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亟衛親近而見音現下並同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興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繫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所音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愛齋董氏曰】周官註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是也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是也○【鄒氏季友曰】禮記王制大史掌所執簡記奉諱惡註云諱先王名惡忌日若予仍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於天子歟問司徒司馬司空亞旅不知何故敘于太史尹伯庶諸侯之官未知是否朱子曰庶常吉士之下呂氏以為耳亞為小司徒之屬旅即下士也見周禮序官音反

夷微盧烝三亳阪尹

此王官之監平聲於諸侯四夷者也微盧見史音現下並同經亳見史三亳蒙為北亳南亳偪師為西亳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平聲之參錯於

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卿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音扶上自王朝暗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爲官使何其盛歟【王氏曰】此篇屢言三宅而先後之序不同者官使之際皆當致謹初無一定之先後之也○【東氏曰】伯舉其長亞旅舉其屬互相備也以上言文武用人凡大小內外遠近皆各得其人也君子用心常則為函人彰厥有常而為吉哉則亦小人用心不常則為鏃矢厥有分而為三故也

【新安陳氏曰】文武立政之本曰在慎簡任以人準夫牧也一宅一宅三三又三百三十百司所謂表臣百司以下此外百司所謂表臣也以下之表臣見上為褻臣文武時浔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浔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朱子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人皆以有宅心耳若處心則云克宅心為處心非也即前所說三不曰克心厥心而曰克宅厥心而曰克厥身而曰慎厥身修也○【新安陳氏曰】以宅心為

三宅之心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合為一說○
[陳氏]川吳氏曰惟能心其心故能於其官而能淂其人也三克字皆謂文王能之○[陳氏]雅言曰天下之賢固莫難於獲其用而不能盡猶未用也是以文王之於三宅謂之以克後有所以能盡其用莫難於盡其用而又於文王之德者蓋才德雖常事司牧人之所固有然所以有以能究其才德之用者實由於文王之志信之篤文王之心與之知之毫髮彼此之間能立此無敢或隱其賢是豈徒常事司牧人而其有才有德莫不竭盡其蘊無敢或隱其賢是豈徒常事司牧人之所自能哉皆以文王克之而後能也

文王罔攸兼于庶獄庶愼惟有司之攸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獄訟也庶愼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

惟於有司牧夫訓勑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於求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愼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無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也上言庶言此不及者號令出於君有不容不知者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王]曰君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新安陳氏]曰文王用三宅冯人則委任責成不復侵其職惟加重

於即庶舉旦司庶其爲有治周也之事而庶所止者容爲人
有宅獄即牧庶其庶牧慎不於司者敢周任文已以及人有而無
之準者庶言夫者用此治爲知敢人王不於於君所歲爲而
屬人有獄用訓則獄者周此獄者則訓用獄言知不能者周此獄者則訓用獄言知不能而功不雖庶庶當則或知爲於庶三命也之庶者準之上舉庶庶其遠庶舉之庶庶三庶而其其慎其事文夫者訓
天成知不獄言知不能者周此獄者則訓用獄言知不能而功不雖庶庶當則或知爲於庶三命也之庶者準之上舉庶庶其遠庶舉之庶庶三庶而其其慎其事文夫者訓
下者哉滔庶庶之悉不敬攸三庶而其其遠庶舉之庶庶三庶而其其慎其事文夫者訓
治四論蕪慎慎者所以忌蕪者言下事用則慎其事文夫者訓
者時者而二庶不當身之者固庶侵可命訓文一也只者
百之以樞者獄惟知與至委周慎於以則之王者此及訓勑
官佐爲機也則不者其不任攸之衆不其而於參篇常勑
分五聖之蓋言蕪不事敢之蕪事職悉事已三錯論事其用
治行人發命周并滔而以至而而哉而可有者及三司用
胖之之於令攸於不不心不於吾抑自以司一之宅牧命與
賢吏道一之蕪周知能與敢庶則有治不牧無耳有人否
共分猶人奉於敢則不其以獄治司文問夫所○全而
理其天者行周與特以事身庶有者王而即無陳言不而已
代氣然人於敢知不心也與慎司治豈自任但氏之及牧
其矣天君有知爲無慮常其則之屑理庶於雅者準
人有言有訓言屑耳不又事人其之與則司豈無聖職

也知天之所以爲天則
文王之所以爲文矣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敉音米

率循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閎夭散上聲宜生泰顛南宮适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於前武任之於後故周公於君奭言五臣克昭

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正由此叙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蔡沈曰〕紂用暴德逸之人正與此相反○〔新安陳氏曰〕蔡氏承上文之用三宅而言蓋不改父之臣意此說出於夏氏真氏取之以其切於立政用人故也○〔臨川吳氏曰〕武王率循文王之功其於兼德之人用之而不敢替率循文王之謀其於容德之人從之而不敢違蓋拯民危急必資勦栽之能詒謀宏遠必資寬大之度此武王述事繼志而不改父之臣故父子並受此大之基業也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

去聲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既爲王矣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立事準人牧夫之任當能明知其所順順者知其所安也孔子曰人焉廋哉察其所安（察且安所安）人之要也夫音扶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去聲助左音佐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使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若言民者乃受之於天受之於祖宗非成王之所自有也〔蔡氏曰〕委言深警之非前告嗣天子王矣之意也物莫不有所順水順而下火順而上蓋有理之而不下欝之而不上者矣然非其所順也人豈無

驕餘以勉為善者苟能灼知其所順則心之所安
不尋過矣夏后宅人亦曰用不訓不德訓順也不知
若又勿使異意者間之人不可盡任人不盡知之也一
專謂兩端告之深恐成王一而足也○今篇之人猶
不言而故君臣警之歎之不已陳氏大猷曰我者職分蓋之髮
君君難矣我其克灼知歟若簡易之道繼文亦曰以
臣政臣一体之中也○自有張氏曰孔氏曰王道身當其責
以說則為立政而提下經之意為周公作書之本意立政
則立事自證今以上文周公皆是提起作書之意立政
乃作蔡沈曰立政人之綱領立事人之條目○新安陳氏曰
今在立事之後下事小臣以準人政立政人之用二字官
立政則周提有起立政之辨謂立政人之人即事之從事
人立事則張氏無夫人之則在是於臣合而為一立政
之意而為言之篇非大意準人之準人可以小而
政用儉人立政人繼自列人今牧立宅政則興其並勿有以立事儉人字立國

政下不死三宅則並無立事字左為顯證○陳氏
雅言曰克灼知厥若者此明於知人時則勿有用之者此誠於任人始焉而非知之明則無以浮賢才之用終焉而非任之誠則無以盡賢才之用成湯之克宅即文武之克知灼見皆克知厥若之謂也成湯之嚴惟丕式文王之罔攸兼惟政知時則欽其法三代之法以為政也周公前舉三事以為告此則勿有間之意也下言任人之要則本三宅之名上言知人之要則本三宅之職立政一篇之旨萃于此矣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末終惟思也自一話一語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
美士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王氏曰
一事之始終一言一句而已○新安陳氏曰相受
民牧之責也和燕獄準之責也和燕所當慎之事
事之責也三宅備矣話言樞机之發也委任三宅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
惟正是乂之

欽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徽不終於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於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蔑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

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愼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
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繇乃俾乂

由繹音抽亦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紬繹用之而盡其才也既能宅其才以安其職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歟陳氏曰繹如繹絲謂窮其端緒克宅任之當矣又紬繹

之詳其所行考其所就循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〇[呂氏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於一時而繹其時久於歲晏者繹之盖不一端而足也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称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知是然後俾之為治既俾之為治則一委之其人矣〇[陳氏雅言曰]三宅之官百官有司之長也擇之不審則以正為邪以不肖為賢固不足以得賢才之用用之不至則礼貌之或衰意見之或殊亦何足以盡賢才之用故克宅之者以心相照此知人之明迪克由繹者以心相與此待人之誠也始能明於知人終能誠於待人人雖欲自隱其可得乎是以謂之乃者言必如是而後有以得其心也謂之俾者言下之治由於上之使也立政一篇之旨皆是言人君之用人當擇之於始善用之於終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

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於明昌小人陰類用則降其國於晻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　石瓶註

士用勱相我國家

憸音纖勱音邁去聲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辟平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

[張氏曰]憸人者傾巧辯給之人詐足飾非言足拒諫悅其心則譽桀紂為堯舜失其意則誣伯夷為盜跖〇[陳氏大猷曰]憸人矯飾以為德然非其心之所順與丕訓厥若正相反〇[呂氏曰]人主惟以別白君子小人為職國之興亡常必由之此篇反覆於君子小人之際有旨哉文武有庶常吉吉公後以其惟吉士望正召公之歌詩王多吉士亦至於再穆王命伯冏吉士猶在口也是則周家父祖所傳師保所訓子孫所守惟在吉士一代治躰可識矣憸人者吉士之反周之

家法所嚴惡斥總者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始言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孽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左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誤之也〔宮氏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曷為其獨重也民命所繫亦國命所繫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蔡氏元度曰〕以庶獄庶慎對言庶則獄慎重故不及庶言以庶獄庶慎則庶獄重故不及庶慎○〔唐孔氏曰〕言庶獄欲其重刑言有司牧夫欽其謹官人○〔王氏曰〕獄者政之終牧者官之長政舉其終官舉其長則無不舉矣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詰治也治爾戎服兵器也陟升也禹迹禹服舊迹也方四方也海表四裔也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於文王稱德於武王稱業各於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

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啟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奸何干戈野大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材氏曰〕呼文子文孫言以詰爾戎兵則武不可弛○〔呂氏曰〕公非教王用兵恐其晏安爾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於謙而不使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是而不使扞格摧壓其姦而不使銷兵乃所以弭兵後世觀保治之良畨也古人治兵之所自起苟安於逸樂惲於自強則偷墮之氣由是而難化覩之奸由是而繼志述事而承祖宗全付託者乎故周公之告成王使之治其戎服以陟禹之迹而方行於天下使至於四海之外地之所至皆德威之所至無有不服者夫如是文王之耿光著也○〔陳氏雅言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患之所自起也堕之氣由是而生豈勝扞格之衆由是而壯天威豈所以繼志述事而承祖宗全付託者乎故周公之告成王使之治其戎服以陟禹之迹而方行於天下使至於四海之外地之所至皆德威之所至無有不服者夫如是文王之耿光著也○〔陳氏大猷曰〕耿亦光也耿光之著也○〔陳氏雅言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患之所自起也堕之氣由是而生豈勝扞格之衆由是而壯天威豈所以弭兵後世觀保治之良畨也古人治兵之所自起苟安於逸樂惲於自強則偷墮之氣由是而難化覩之奸由是而繼志述事而承祖宗全付託者乎故周公之告成王使之治其戎服以陟禹之迹而方行於天下使至於四海之外地之所至皆德威之所至無有不服者夫如是文王之耿光著也○〔陳氏雅言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患之所自起也堕之氣由是而生豈勝扞格之衆由是而壯天威豈所以弭兵後世觀保治之良畨也古人治兵之所自起苟安於逸樂惲於自強則偷墮之氣由是而難化覩之奸由是而繼志述事而承祖宗全付託者乎故周公之告成王使之治其戎服以陟禹之迹而方行於天下使至於四海之外地之所至皆德威之所至無有不服者夫如是文王之耿光著也○〔陳氏雅言曰〕治平無事之時乃禍患之所自起也堕之氣由是而生豈勝扞格之衆由是而壯天威豈所以弭兵後世觀保治之良畨也古人治兵之所自起苟安於逸樂惲於自強則偷墮之氣由是而難化覩之奸由是而繼志述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并周家後王而戒之也常人常德之人也舉陶曰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陳氏大猷曰〕常人之於國也蓋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遑木訥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於頃吾之間故世主惑於取捨而治分焉以既歎而深致意於卒章歟○〔陳氏大猷曰〕理之常行而

不可易者為常道行此常理而不易者為常人常言其体之不易吉言其用之休祥也言常人於兵刑之後以常人尤宜任此而謹之歟○[新安陳氏曰]庶常吉士文王用人家法也故上文言其惟吉士此又言克用常人常德之人吉士吉德之士未有常人而不吉吉士而不常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為後世司獄之式也蘇國名也左傳蘇忿生以温為司寇周公告太史以蘇忿生為司寇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

而無過差之患矣[孔氏曰]忿生為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用之獄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此法有所慎行必以其列用中罰不輕不重蘇公所行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陳氏大猷曰]周公舉太史所記蘇公之事以告士蘇公能以法式而敬其所用之獄重民命以延國命治獄者當以為法式而有謹焉列者前後相比猶今言例也以舊事為比而用之輕重之中者也立政以用人為本而兵刑乃政之大者故以此終焉○[新安陳氏曰]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蘇公敬獄事以示法焉蘇公所以為司寇在乎敬後人之法蘇公在乎慎能慎則能敬矣固為後之司獄者慮尤為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則用否則斥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歟○[陳氏雅言曰]刑罰重事也民心天命之本實係於此周公作立政舉司寇蘇公敬獄之事以告太史使書以為歷代後世司獄之法詔昔武王之事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小大之獄莫不由之而所由之獄莫不能敬故重民命以延國命蓋民命之有永乃天命之所由永也用刑之極功至是蔑以加矣後之典獄者于此取法

周官

成王訓廸百官史録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躰也今文無古文有○按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保保氏即太師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

拳汲去儉人用常吉詰我兵謹刑獄為王告蓋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為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為鑒忠愛之至今可挹也

而能蘇道慎天以為後士故一常世後復人謹惟公惟之在之而加世加而無心乎為司則能用其基基篇之者用之於無心乎為司則能用其基基式言周協亦休有宅心而敬敬可雖獄獄立九復五政致之蘇慮以垂之以憲以舉者得政事茂攸興治百揆時叙庶績其凝乃命以位往欽哉惟克厥官惟克厥官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懋厥德罔有逸豫夏商官人寘于周行立政

重氏曰周公先王以其實太世也存在乎敬後人之患此無他事其通可見公不以片言隻字自篇政皆莫云為謂憲王不以陝室自篇政皆莫云為謂憲王不以陝室自篇受丕之此陝室自篇政皆莫云為謂憲王不以陝室自篇受丕之此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五服一朝音潮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音現下同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平聲事之官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平聲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去聲矣

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朱子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盖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為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循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恥詘謬傳襲不復改正○〔陳氏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為表裏周公作立政告成王王能推行之考岆篇如撫萬邦征弗庭即誥戒兵行天下之意也立太師傳保以下即用三宅之意也戒有官以典常作師即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所聞行所知如岆其高明光大宜哉○〔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王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変焉可以

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傳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没之後又過此而有頗命乃其身将没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新安陳氏曰】周礼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而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礼未脗合處姑畧之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時為周公尚在此亦以亡書序及君陳侯排而意之耳未見其必然也深玩周官文意周公時不在矣此始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如以不學驕後戒卿士可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才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闥之孱王耳今撫萬邦至周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備轉功成治定歸於宗周董正治官訓督裁正治式備具本末内外

體之即服以合御行公記侯方焉之兆矣者其是足輔絲
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紲持不如是何以親文王
光揚武畧言之大烈孚○新安陳氏曰巡侯甸男邦采衛
服王畧言之也內無此周公成王海量服并四服畿而
六服正也內即九州之內外即九州之外而九服備矣
六五同謂服兩之巡庭征辟巡侯甸男邦采衛
五內都巡辟征庭巡侯甸男邦采衛
故紀六內都巡辟征庭巡侯甸男邦采衛
分故紀六內都巡辟征庭巡侯甸男邦采衛
指職立之卿者以守無伐者守君將之誰也○新安陳氏曰巡侯甸男邦采衛
隨而三未而也為征有而則其尽之言以又與九州之內外即九州之外而九服備矣
以其公定其庶端伐一討征土撫○而周按侯甸男邦采衛
立禹使昔下官本在之之伐而綏王真公成王男邦采衛
一則論非各莫登外不皆其察之氏見詰王男邦采衛
代任道無有大源之承以國其道玄之戎巡侯甸男邦采衛
之而是曷於之事順綏而政侯秬行兵狩采衛
定於三職昔三計無於安使治甸曰事陟征衛
制下孤也非公庶不德億畏馬之史矣禹討之
以如則有無而官舉者兆懼四諸臣周迹綏辟外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
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嚮嚮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
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

承歷代之弘規庶事之紊而不治正
而或紊者既治其外攘之修者復詳其內傳所謂外攘之
以內治之敬內以治外也○陳氏雅言曰史臣追記成王之
言分職之君天下之道也而致治之主一人而已德下
將欲述成王訓也之辭

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躰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煩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張氏霞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事繁故官多然大躰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至周合為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陳氏雅言曰唐虞之時猶古之制建官惟百有百揆四岳于內有百揆四岳于外內外相承何其簡也而當時之庶政無不和萬國無不寧夏商之時建官之數視唐虞之數加倍而當時之官亦能用之以制加倍因時制宜亦何簡也而當時之官亦能用之以致

又惟百而治倍百而又治是果何道哉明王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在於得人而已嘗考之唐虞三德六德之賢曰後曰乂之才夏商之官所謂百者無非三德之賢惟能之人即宅之官自其效而論則曰惟百即俊之士以宜四代之官自其數而論則曰惟百宅百揆曰官倍自其本也成王之言可謂深知歷代建官之道而得訓迪厥官之本者矣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遹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祇勤于德卓夜若有所不及然蓋脩德者任官之本也（張氏曰仰惟前代時若即前所謂若昔大猷也○（陳氏經曰）仰前代唐虞夏商建官之意而時若之○（林氏曰）董正者立太師以下是也訓迪者（新安陳氏曰）正意端明今兆民綏六服承若已安者是也董正者立太師以下是也訓迪之也

已治然治亂在庶官當先統而備之將言唐虞夏商周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焉唐虞稽古至亦克用乂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制治保和者也立政而官惟其人為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祇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仰若唐虞夏商而訓官以制治保和者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去聲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但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諳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陳氏雅言曰]居非常之位者必任非常之才三公之設雖不始于一代而制定于此所謂定其制也講于明天人之道經綸乎陰陽所謂專其職也有其人則使之居是官非其人不若虛是職也嗚呼三公之官位尊責重如此是豈可以庶官百職事之才例任之哉

失照反下同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

圜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
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
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孔氏曰〕師天子
所師傅傅相天
子保保安天子孤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副
貳三公弘大道化〇〔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
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仍為保而不閒設師傅
盖雖之也〇〔陳氏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
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周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
時召公為保兼冢宰芮伯　為司徒彤伯為宗伯
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
毛公為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
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甘八則止為卿而
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
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
必備惟其人〇〔呂氏曰〕明則邦國出則陰陽出明
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
妙間不容發何待於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
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
言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

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言之而
公之職反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
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頃
之盖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〇
〔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大公已為太師武王時召公
已太保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貳公弘化盖
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弘大道化以寅
亮天地体用之謂也孔註當矣〇〔陳氏雅言曰〕公
者無私之彖孤者無明之彖大者尊無以加之辭
少者位次於尊之辭與其立言之異也道與化陰
陽與天也其辞若一其職實殊道者化之体化者
道之用陰陽者氣也天地者形也化待道而後立
天地待陰陽而後立公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
孤寅亮天地論道者弘化之本也燮理者寅亮之
本也公濬其源孤導其流公正其本孤治其末公
提其綱孤張其目公孤之職雖異而貫同雖同而
実異者如此然於三公則曰官不必備於三孤則
曰弼予一人豈三公無與于格心之論而三孤可
不擇人以居之乎無他公孤之職比他官尤重而
三公之職比他官為尤重曰官不必備者以間世
之才非天下所常有不可同於他官也曰弼予一
人者以致君之功雖臣職所當尽君不可累於三

公也公孤輕重之分豈不於此益可見乎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上聲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去聲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鄭氏曰】山頂曰冢○【呂氏曰】三公孤天子所與調精擾之職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總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而宰而歸一所操至簡而制之自百而六自六而兩量之簡也所謂劑者非人而稱乎物也明乎此則大小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易之道相業無餘蘊矣○【復齋董氏曰】周禮太宰建邦之六典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太宰燕掌此言【新安陳氏】五卿並列而各為一卿實總統乎五卿後並峯其職而後可以治數○【陳氏雅言曰】此六官之長總在綱中也冢宰與六卿雖分掌一職而其官則尊於衆卿故以冢言六卿之事雖各列一職而冢宰實以燕之故以宰言此董正其官也統百官者即亮采之謂均四海者即惠疇之謂百官異職而能統之則有倫有要有紀有綱有均之則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咸得其正矣此訓迪其職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王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陳氏大猷曰】徒稱司徒○【呂氏曰】擾者訓習而熟之之謂○【張氏曰】擾者順而安之也○【新安陳氏】擾猶摩而入之其自然而導之即舜典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王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長上聲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孔氏曰春官卿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矣和有樂之意耳○呂氏曰治理也壇坎昭事貫本末而苛文質所謂禮也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乎上下皆失其序矣新安陳氏曰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之禮治神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王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強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呂氏曰自夏命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則掌於司馬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如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為政之大固不待論矣邦國之用不師之平者耳音忒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

秋官卿王寇賊法禁群奸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強

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陳氏大猷曰〕詰而後刑刑者必意詰互文也○〔陳氏經〕曰〕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慮合為一○慮以士蕪兵周分為二官周慮民也慮禮樂分二官周畧于政王世詳於政而畧於化世道升降之異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陳氏大猷曰〕為治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礼樂故宗伯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礼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和之而猶有不率者則大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

六鄉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厚成兆民

六鄉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鄉六十屬六鄉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為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鄉並列於六職也〔呂氏曰〕冢宰列於六鄉綱固在綱之中而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諸侯以外九牧各率其州之內倡外應周洽泰和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覲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音疏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〇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守之制所以振其綱也〇新安陳氏曰成周以成周治天下之体統也〇新安陳氏曰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皐成之效不減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治天下之綱紀立而体統定歟

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体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滞而不達乎六年一朝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乎又六年王時巡所以至天下而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出於天子不悖矣是制度量衡之類皆天子所以修其廢而考制度於一見也大明黜陟所以驗其疏數而推之以盡夫成王升平之世簡兵息民一見其貢物而已周官一歲一見其貢祀物二歲一見其貢嬪物三歲一見其貢服物四歲一見其貢材物五歲一見其貢器物六歲一見其貢服物各以其所有来朝周知其山川之利害辨其邦國之人民之数周知其財用之出入一歲入出之数周知其賦貢之多寡皆有常法以待邦用之不足而通之以九賦之法以均其財用之有餘而節之以九式之法以制其財用之出入而通其有無之法以待邦國之用而斟酌之以九貢之法以致邦國之用而制其有無之數以九職之法以任萬民而各使之以其所能以九穀之法以養萬民而各安其職業以九賦斂之法以斂財賄以九旬之法以作民之勤惰以九成之法以制國用以九畿之法以令田邑以九伐之法以正邦國以九刑之法以糾萬民以九禁之法以防萬民之偽以九戎之法以教民之備以九守之法以守其財用以九貢九賦九式九職九穀九賦九旬九成九畿九伐九刑九禁九戎九守之法皆所以治天下之綱紀立而体統定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大小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陳氏經曰］令未出而致謹可也既出則有行無反矣不謹於未令之先必反於既令之後何以示信乎○［呂氏曰］戒以審令於未出之前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令之大者固出於君百司庶府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也○［王氏曰］令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令矣然必謹出令不至於反○［蘇氏曰］出教以謹令非欵其遂非也○［新安陳氏曰］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滅私者純乎天理而私欵淨盡之謂欵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滅字允字皆須勘破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墻面蒞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

至備凡涖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墻面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人法並任而任人爲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人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王氏炎曰】議事以制

以制於常以不之不事漸學以於為孝之之故其所講畫而其無或入其官法【陳氏雅言曰】前宜於代之於今而法制不者事而法而古之真其萬煩其亦有好謀事古事而必而之學君禹湯子理至雒之故

古兼前而常者理之通古施今也○【呂氏曰】議事斷之以制於法制○【陳氏大猷曰】事有非施當而失相李如酌不勝通者應於學其理煩戒而荊於如理公政之矣觸以歷事數雖萬莅官變官之而病之復勞不勉不立實及忽蓄失之應之事以雒至理不子湯者得

典而常為一法一政均也謀所以歷不有常行而不合於古易者也尒而不可否不立實及忽蓄失之應之事以雒至理不子湯者得之

辨之所宜於今而不可易者皆非典當而失相李如酌不勝通者應於學其理煩戒而荊於如理公政之矣觸以歷事數雖萬莅官變官之而病之復勞不勉不立實及忽蓄失之應之事以雒至理不子湯者得之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為典常而不可易但當謹師而不可亂則事皆有所守而不至或輕改矣為政之道二者無盡尽有餘蘊乎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陳氏大猷曰〕事之所成為功職之所務為業如士業於學學之功成矣農業於田播耨耘耔皆農功成矣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以勤以廣業則其成高也否則事業以日高其基立而貴高者雖有基狹而臺高不若蜂蠆有毒猛虎之徇豫不若童子之必至所以貴於果斷則不立若疑不若信之致篤貴育之孤疑○〔林氏曰〕勤非果斷則易倦○〔新安陳氏曰〕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上文蓄疑敗謀忽荒政之意而加警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忽荒政之反也惟勤忽荒政之反也○〔陳氏雅言曰〕功無自而崇業無所以崇功之崇惟志業廣惟勤功以志崇業以勤廣若怠惰而不勤則業之廣無自而廣矣然後無艱之患矣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咲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蓍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呂氏曰〕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陳氏經曰〕制驕莫如恭制侈莫如儉實有得於恭儉則爲德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僞矣恭儉出於德者逸而休儉出於僞者勞而拙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爲憂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大不同也〔新安陳氏曰〕居寵之寵即指祿位言利與危辱爲隣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

音芒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罷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爲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爲利大臣

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争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脩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陳氏經曰人能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〇董氏鼎曰因所稱舉之賢否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為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妬賢嫉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〇新安陳氏曰以上成王畫一以教戒卿士言言精當脫佶屈聱牙而淂此猶芻豢之脫口云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斁音亦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勅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勅也

呂氏曰訓戒既復終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即前所謂欽乃攸司也統而言之惟在於輔君以求安民耳〇陳氏大猷曰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言此言求康兆民期於求久也〇董氏鼎曰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若是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厥數乎此成王歸於宗周不暇他及而汲汲於董正治官以國家紀綱所係根本所關至不輕也〇陳氏雅言曰成王訓迪厥官之末發為嗟嘆之辭呼三事大夫而告之蓋總上文六卿百執事之人而申戒勅之也蓋謂爾之所有官也不可以不敬尔之所有政也不可以不治敬則無怠忽慢易之失治則無瘝曠發弛之憂則為能佑佐乃辟以求康兆民矣蓋天下之民其數有兆飢者歟食寒者歟衣勞者困者歟求休息而求康者尤未易也所以任求康之責者在於君所以分求康之任者在於臣官雖有不同政雖有或異然所以佐佑乃辟求康兆民者則無

或殊也兆民之衆而果能使之求底於康則萬邦之黎親附愛戴者豈復有厭斁之心乎此以安民於無窮之效期之也成王於此期之至訓之切而歎之命官者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録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夏氏曰李氏曰夏氏曰必封國為君故稱君○王氏曰○鄭氏註中庸云君陳周公之胄尚式時周公之事語意畧同不見命君陳為周公之子乃殷王元子語云殷王元子乃稽考文王之遺訓無若爾考周公而但與畢命同稱命云殷王元子乃稽考文王之訓無若爾考周公而但與畢命同稱命今予抵命公以周公之子乃祖成湯之命云率乃祖文王之烈勤施于四方旁作孚于信厥猷顯哉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

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

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呂氏曰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西山真氏曰惟孝者必友不友於兄弟則減其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閔於孝蓋如此○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臣所以正其本又曰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劉克之陳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新安陳氏曰治洛化商民為重故君陳畢命皆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

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沒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呂氏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於公之初一法少變於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新安陳氏曰化商之要莫大於法周公爾今所司即周公之舊所司也周公之訓即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慎曰懋上文所謂敬哉者莫大於是○陳氏推言曰遷放頑民于洛周公實師保之謂之師則所以教之者至矣謂之保則所以養之者至矣周公教養斯民之至故民懷慕周公之德今周公往矣命君陳往繼周公之任尹茲東郊之民所居之

職前日周公之職也所
繼周公之職治周公之
率循其常法勉明周公之
所謂常法也周公既沒
陳為治政之取法者亦惟在
公懷其德與彼亦安得不以周公之道待彼彼亦惟在於周公之道待我哉既能以周公之道待我哉周公之不
則同然其為效而已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誥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去聲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必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必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去聲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悉井反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昔各然姜爾乃結反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

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爲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之功孰能與去聲於斯〔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曰至治馨香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治之至治馨香即神明〇〔林氏曰〕德之合而爲一明著極則曰刑發聞惟腥聞在上文所謂懋昭明德惟馨感動況苗於民神商明民幽遠周公通奠天益之與

言其意同也〇〔陳氏推言曰〕周公之訓惟在於明德法公之訓惟在於篤敬能明其德則治無不至能篤於敬則德無不明明德之功至治之極雖神明之難感者猶且感之況殷之頑民乎即所謂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者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哉其勿如凡人也〇〔雲氏莫曰〕秉彝好德誰無是心故未見聖若不克見者凡人皆然而志氣昏情不能自勉者又多見聖

而亦不克由聖也孔門弟子朝夕遊從尚有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之歎況他人乎然學者不得為聖人特一身之病耳君陳繼周公之後撫周公之民而不能用周公之化殷頑苟有不服豈不大為國家之病乎又爾所當戒也風之動物也勉於無迹草之從風也亦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周公而已○陳氏雅言曰凡人之情未見聖則惟恐不能見聖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既見聖則又不能由聖者氣稟物欲之所蔽也君陳親見周公之聖往繼周公之任其可不以常人徒然慕聖人之情為戒哉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歟諭夫德化之速猶易所謂神而化之者君陳能式時周公之訓不至如常人之不克由聖則民將待周公者待我風行草偃之速有不足以諭其從化之易矣歟申言上文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之意而反其辭以戒之諭其效以勉之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

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虞度達各反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音抽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都玩反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陳氏大猷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呂氏曰廢興者非更革周公之法蓋故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陳氏雅言曰事有當廢事有當興即所圖謀之政也虞之於人繹之於己即能致其難者矣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

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

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王氏炎曰良言其善之顯言其善之昭著也○呂氏曰此王舉君陳前日顯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則濬然不有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之于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欵出於己乎○西山真氏曰善則稱君含美從王事求乃人臣自處白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祖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呂氏說亦回護之辭耳○新安陳氏曰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己而有嘉謀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遠使得見之於行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己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又按成王此言前此聖帝明王未有是上葛真之疑亦未為過蓋恐啓導諛之漸也

王曰君陳惟爾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

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而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〇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通歎引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然後僅能不失和之時大躰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

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以和也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則皆以反以覆弘周文于貴寬不作以則之故不以然刻而難常斯其所以為制而能和○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大矣通歎引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然後僅能不失和之時大躰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

辟字並音辟字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陳氏經曰君之喜怒無常情法之可常理不徇君而徇理之中可也君言苟是從理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苟未是則從理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

女九反　狃音擧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陳氏曰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獎拔之然不可以

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修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林氏曰〕忍者勉強而行人與己猶二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為一矣自有忍而充廣大之德成矣又曰勾踐而使其不忍則趣亡矣其何以度內若天地之大而何〇〔侯氏曰〕無忿忍可以至容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胡孟反下同義職業有脩與不修當簡而別必列之則人勸功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林氏曰〕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薰陶于周公之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〇〔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〇〔夏氏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別之以修于善良者已進於善○亦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使與不修者既簡別之如此然後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陳氏曰〕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良者亦以率其不良者也〇〔新安〕簡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不良

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胡孟反下同義職業有脩與不修當簡而別必列之則人勸功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林氏曰〕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薰陶于周公之訓故有修者亦有不修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〇〔夏氏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別之以修于善良者已進於善○亦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使與不修者既簡別之如此然後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陳氏曰〕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良者亦以率其不良者也〇〔新安〕簡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其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
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
于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
攴 堅 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咲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孔氏曰民不從所令而從所好在上者不可不慎所好○夏氏曰向之厚者雖化而爲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雖無不變薄爲厚而踈於大道者○呂氏曰化之厚薄之所以致之不出於敬典而已敬典而德之所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張氏曰觀康誥所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風俗已厚矣惟敬典在德而已人君之福也○鄭氏景望曰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人君亦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庶王亦自謂膺受多福咸康言福皆以商民之生化為說然則民俗趨化

非人君受福之實乎天保報王受福之詩也其讃曰群黎民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陳氏經曰〕民变其舊俗而後進于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帰厚矣○〔新安陳氏曰〕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周不变是即從厥攸好也商民未化原於昧天叙之典惟敬天叙之典可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友之君陳能之君陳厚於天叙之典乂矣成王即其所素頑以勉之也其成和中之化也亦宜盖德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已矣德有諸已而商民可化矣一篇谿領中之谿領捨敬吾何以观之哉○〔陳氏雅言曰〕民生厚即生于大猷可知盖所謂猷者其本厚之理也遠命從好即乃周不变而可見盖所以变其從好之实也民之厚雖迁而薄而其厚者亦未嘗不存已之典能敬而有浮而其所淂者又即其本厚且敬典在德則上之好無不謹矣升于大猷則下之典無不謹矣以康誥观之殷民之病在于不能敬典故必来敬典之公而道之莫令德孝友之君陳若也成王与言盖因其素履者勉之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群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平声）之變王室幾（平声）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廟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恆而厥大寶也世稱漢武帝援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為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遺如周召内為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告殁則託孤所謂受遺盖其一職也哉帝事殁始援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具矣○〔陳氏經曰〕死生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

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皇極經世書成年起丙戌盡王戌○王在位三十七年之四月也不懌疾甚也【臨川吳氏曰】惟四月成王崩豫臣于不忍斥言之也

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浮周召二公養成其德緝熙其孝至於臨死生始終之書公變卓然不亂群疑始著唐順宗嗣子誦王之重成周王之焉盖自艱于難而殆而際旦凝謀廣唆

亂觀此書當與曹子易箦春秋書公薨于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幼冲遭四国有詭事亦折肱之一變長一智主以死為王亦誰成之寧寢中得之王知醫數又曰後世有能正其不能言不能公召宰相託孤使寔子誦已壯一謀立廣陵

病不能言所立非因衛次王事亦危矣可不監哉

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

音桃梅去声

王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面將扶相者被以冕服憑玉几以發命【唐孔氏曰】漢律歷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戕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云六日則不與歆同矣下是發命之日耳○【夏氏曰】恐不然武成言一月壬午朏越三日庚子咸劉旁死魄越翼日辛丑若生魄上無日庚子去朏日恐生魄之誤也○【呂氏曰】甲子崩故以翌日為甲子耳猶可考其盥洗以致敬不潔是也○【臨川吳氏曰】洮頮之也發大命臨群臣洮盥手即戒顧沐沃盥面也○【陳氏曰】加朝服以致衆顧託之言雖以羣臣之尊豈一夕之積哉○【養心】善養心者能歷困而不惰善終之文歟說也孔氏曰成王不敢以褻服見君也○【臨川吳氏曰】洮頮水所以澡手洗面也發大命臨群臣洮盥手即戒顧沐沃盥面也今也疾病以故水臨于昏氣不治敬之善而施紳孔氏曰加朝服以致衆顧託之言雖以羣臣之尊豈一夕之積哉○【養心】善養心者能歷困而不惰善終之文歟說也孔氏曰成王不敢以褻服見君也○【臨川吳氏曰】洮頮水所以澡手洗面也發大命臨群臣洮盥手即戒顧沐沃盥面也今也疾病以故水臨于昏氣不治敬之善而施紳

但洮頰也相相、礼者被冕服以衮冕被王舅也
几所憑以為安玉几以玉飾几也凡大朝覲王位
設黼扆前設
左右王
几

乃同召大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
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
侯毛公六卿也冢宰第一名公領之司徒第二芮
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畢公領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
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
毛三公無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
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上
下及諸

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此則將發顧
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朱子曰〕顧命排
列三公三孤六卿事漢時太傅無官屬〇唐孔氏曰高官燕攝下司
徒兼冢宰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三公召公奭畢公是三公太保
奭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召公是三公三孤太保芮伯
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孤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康叔為司寇所以
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六卿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燕攝下行
事官屬燕下攝下司徒者無職故召畢公領之〇唐孔氏曰高官燕攝下司
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奴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之後嗣獨引畢毛文王庶子〇林氏曰
毛文王庶子〇林氏曰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后世人君將託
於臧宦或有夜半禁中洪手莫敢遠雖有嫡嗣不出片紙以某人為嗣
廢立紛然顧命之法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間深臣多立群臣之
誠萬世之法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

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夏氏曰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教則肄肄

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

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

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

集大命於周也

問奠麗陳教則肄麗字拗孔氏言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未知奠謂如何某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肄或訓勞或訓習愚意謂從習為長未敢自怏朱予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肄當訓習○蘇氏曰奠定民所麗者謂民居也○陳氏推言曰宣重光言先王相繼而能明其德也奠麗至不遠言能盡教養之政而化服民心也用克至大命言能推教養之效以大受天命也成王意謂昔者文武相繼為君皆有大德故有重光之宣著此聖德之盛無不同也推德之盛者無不同故其政之善者無或異言夫養民之政則九一世祿此文王奠民之所麗也武王之奠麗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散財發粟則其初蓋可知矣言其教民之道則明德慎罰此文王已陳之教條也武王之陳教亦無異於文王觀其惇信明義則其初又可知矣是以斯民至於服習不違者武王之民無異於文王之民由是自交邦之修洽以至于西土之怙冒自東征之撫綏以至于蠻貊之率俾教養之效無遠不及謂之用克達者信矣有商之季而不能盡教養之道則大命之

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集非文武而誰歟于以見文武以德為善政之本以善政為化服民心之本以化服民心為大愛天命之本成王嶷言可謂深知文武有天下之故也

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

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

音昭

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將責之康王矣○臨川吳氏曰既死則艱誰之不蘇醒明是朕言者不昧我所命而遵用之也宗社之重基業之大付之一人可謂艱誰言當敬保護康王大渡艱難也

矧堪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道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偏滯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群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歷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孰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

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絶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字多訓危竊謂兢即事非所當為之事也猶萬兢之兢冒貢于非兢兢非兢之事未知是否宋子曰兢兢焉以此終始一身始下文遂及威儀非兢兢焉以此終始一身始下文遂及威儀

○陳氏大猷曰夫人凡人皆可以為堯舜安勸之要自一生學問所得處○

○新安陳氏曰孟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惟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之言如出一律其聞聖學之淵源

於周公而垂其流
流於洙泗者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

崩 還音旋

綴衣幄帳也群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
疾病君徹縣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復齋董氏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
之位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以受命還謂還
就此位也○[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
旁曰帟四合象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庭路寢之
庭○[王氏炎曰]成王初立三叔流言王不無疑則其性
如此尋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意
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卒然高明也臨沒之際乃能
而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
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三

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

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爲天子虎賁氏延引也
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
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三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
釗于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
[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動戚顯
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

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閣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夏氏曰】桓毛必宿衛之臣○【王氏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宮王宮之外門也○【晁氏曰】成王南宮之側當是時本在內侍出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

【復齋董氏曰】成王命周公留復康王命畢公保釐諸侯將以父命傳子故亦作冊也【陳氏大猷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先王之言以授之因并作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苐其法度

去聲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

【鄭氏曰】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七日而殯柆死為八日癸酉者殯之明日也○【王氏肅曰】召公為方伯居冢宰故又曰伯相○【薛氏士山】虞匠人之屬命土取材木須待以供喪事之用○【呂氏曰】自成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柆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也九丞禮皆同命作冊度又曰伯相命士須材

【臨川吳氏曰】丁卯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柆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也九丞禮皆出柆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度又曰伯相命士須材

【臨川吳氏曰】癸酉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柆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也九丞禮皆同命作冊度

號令而無二門也○【臨川吳氏曰】癸酉王崩之第三日也命亦太保命也成王有遺命將傳之柆康王故作冊以紀其言而授之也既作冊因作受冊之度也九丞禮皆同命作冊度

九日天子七日而殯自死之明日數也既殯之後柆出入則送死之事畧具矣故柆出入時傳顧命柆

綢君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士喪礼献材拉殯門外擅弓旬而布材典明器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蓋供喪後而典設張去声周礼掌次掌邦之張事之事者也黼扆音倚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唐孔氏曰自設黼扆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為將傳頌命而陳儀物也經拉四座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扆風前又施帳幄拉上

牖間南嚮敷重蒲筵繅純華玉仍几

純之允反下並同

此平時見群臣覲諸侯之座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筵席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純緣音院所設也周禮古事変几函事仍几是也呂氏曰牖牖間南嚮就路窴窗東户西所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呂氏曰就路窴西廂設座坐東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帝

此卷國老饗群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鐻也〔呂氏曰〕東序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户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厦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南嚮蓋在西廂之夾中央之大室西夾說文筍竹胎筍席取筍皮織為席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徧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音遠掩

音奔

於東西序坐北列王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音鞘朱其刀室因曰赤刀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

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
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衛國名衛國所
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鼗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
工垂舜時共音恭工舞衣鼖鼓皷戈弓竹矢皆制作精
巧中去声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
玉夷玉天球王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
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
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都玩可識矣愚謂寶
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
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
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

能傳也陳氏大猷曰此陳先王傳之宝也越及
也承上文而言王五重陳宝總言之不復分別焉王一双曰重古列反
曰圭琰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美玉○玉氏曰守
所受皆在是也
音路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
墊之前次輅在右墊之前

大輅玉輅也綏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
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
以封同姓為次之象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
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

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自遠也王乘王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祭祀則出輅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按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鄭氏曰】尔雅阼階主階也○【薛氏宣】阼猶酬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夏氏】阼階面者攝人在堂上面向南方北輅陳之其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向外言之自外向內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向內之南自內向外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自內向外言之實在右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幣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吕氏曰】此非独盛弥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宝鎮華ヒ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惧不克承委重授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礼記周人

音便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

音其

執戈上刃夾兩階阼一人冕執劉立于東

音士

堂二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二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二人冕執

音綦

銳立于側階

子當作銳音允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簟曰卍晃大夫服劉鉞屬殘瞿皆戟屬銳當作銳說文曰銳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晃執銳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廟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陛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七恭反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音潮數刻而周廬註宿衛之廬周于宮也陛楯或環以推埋罔悍之徒有志于復古者當深繹也孔氏曰垂旒為晃無旒為弁弁而赤色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堂下近于堂陵者已在東階上謂當北階上何由北階則惟堂北一人立于東西堂上之遠地則特立于堂北之一人既立于東西堂上之遠地則特立于堂北之一人晃執銳立于堂下晃大夫也皆立堂下與典車文物之官所掌以備乘輿而盡誠敬以祗承也一以昭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繫心于嗣王而繫心于嗣王也

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
如此以絶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無升八縷 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曰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之裳階纁今蟻裳者蓋無事于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

戔西反

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呂氏曰像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夏氏曰麻冕用極細布即祭冕○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隮未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復齋董氏曰孔氏以卿士為公卿大夫按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唐孔氏曰礼祭已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

音界

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

去声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圭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王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蘇氏曰形棠亦赤色○蘇氏曰介圭天子所守瑁以朝諸侯大權故承鎮圭宗伯家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同揔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主祭祀朝覲礼故奉同揔之○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以升御言奉之以進○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将授嗣王若先王子之接武同升○陳氏經曰上宗将進之嗣王故與王子之接武同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即宗伯或言大宗伯其一人也其一人使人奉同一人奉瑁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

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

音弁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太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下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致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陳氏大猷曰道言揚冊也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燮亦和也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也竊意冊命中必述成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畧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此

口陳語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託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陳氏大猷曰]其末定之辭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咤陟駕反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謂從立處三進爵至神所也三祭謂三酹酒于神座也三咤謂每一酹酒則一奠爵蓋三奠其爵也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林氏曰]受賜必受之人受同則以祭○[鄭氏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肅為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酹酒于神座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王肅以咤為奠爵經邦無此咤字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礼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新安陳氏曰]咤者両說孔氏以為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啐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為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吒怒也礼記無咤介亦怒也詫與吒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爲詭耳孔註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啐同義則此處何為君咤而原啐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嘗味主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大保受王所啐之同而下堂盥洗更音庚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音貫下同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去声太保酢者也太宗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新安陳氏曰報祭者亞祼之類即今之亞獻也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言已傳顧命也

太保受同祭嚌啐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雖飲福亦廢也新安陳氏曰王答拜蔡氏則曰代尸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柩紛紜ヒ揣度要之王答召公拜何疑焉在廟門內則全于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方在廟中柩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群臣朝冢宰以元老大臣受托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前其荅拜傳顧命以繼成康王立主表之拜告禮成康王亦宜荅之拜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紛哉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侯者侯見新君也新安陳氏曰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後必矣昌不如後而涉旬已乎曰君薨百官總己以聽于冢宰尚矣有召公為冢宰以攝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西山眞氏曰此篇見周公恭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得宜密皆可為來世法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宋子曰伏生以康王之誥合于顧命今却序者文讀著則文勢自相接連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攸攻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上声 去声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王以二伯自陝

音閃以東周公王之自陝以西召公王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廷實或曰黃朱若簟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璧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音現下並同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音至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音起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舞故未爲後也弔者合喪者禒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則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見也厦氏曰敢執土地所有獻之奠厦之奠于王庭○新安陳氏曰奠如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
誕受羑若克恤西土
羑音友

冢宰及司徒與群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

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大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蘇氏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羑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張氏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于西土示不忘本也○【臨川吳氏曰】前之拜諸侯拜群臣不拜此之拜群臣拜諸侯不拜也王荅諸侯拜而不荅群臣拜蓋諸侯自外初見群臣在內日見也曰者太保言也太保為外諸侯之伯內群臣之長故率諸侯群臣進戒于王也羑若未詳或曰若順也羑里之囚逆境也而文王以順處之因此遂受天命或曰文王自出羑里之囚而天命始順或曰羑善也天所善天所若謂眷佑之也或曰羑若即下文厥若或字有訛按四說俱未安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證受天命以其能恤西土之民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音堪）定厥功用敷遺（去声）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音怪）我高祖寡命

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葬未謚（音是）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並去声）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罰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去声）及後

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按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七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音升嘆哉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不當罪故事差錯何也朱子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于農故六軍皆寓于農張皇六師則是整理民衆底意思○張氏曰今王繼新陟王所學昔以告成王今又以告敬王惟敬而已敬則歷年不敬則早墜矣召公平生所以告成王敬之一字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前說也○孔氏曰王之時則可不可泛言之命○高祖寡有之命○新安陳氏曰周以仁厚立国盈成之業久其流弊政弛而弱弊至于弛而不振兆于一再傳之餘周召公已頭見先憂于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者此也康王之昭王即有舟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哉○臨川吳氏曰賞當罪尽合其宜克用能延及于今後人有此弛張之弓之張言無弛張之武寡命言周之受命世所寡有今王不忘文武之命也天子六軍高祖謂文武不易之天命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群臣者以外見内康王在喪故稱名

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林氏曰報誥者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之報答也

昔君文武不平富不務咎底至齊信用昭
音止　音畢
明于天下則亦有能羆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音皮
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
付畀四方

不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去声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

也底至者推行而底其至也齊信者無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底其至無盡而極其誠内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于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掩也而又有能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群臣諸侯之意新安陳氏曰王資助于内外而首述文武溥熊羆勇士不二心忠臣之助者蓋有感于張皇六師之言也○臨川吳氏曰丕平富謂無一人不富也平者各得其分願富者家給人足也不務咎不以咎人之咎為務慎刑罰也底至于致也極也齊信者盡其誠也文武之心如是用能顯著于天下文武既聖其保乂王家用端受正命于上帝忠一不二心之臣共保乂王家用能有勇猛如熊羆之士能忠于君仁于民臣忠于君而盡其道天用順之而付

畀以四方謂得天下也○陳氏雅言曰昔君文武至昭明于天下言聖人之仁極其誠故其德有以著于民也則亦有熊羆之士保乂王家言才德之臣為之輔故其治有益于国也用端命于上帝以又于四方言上天者當賴孔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音丙

無遺鞠子羞

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林氏曰諸侯于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則先公在天之靈于是安矣○呂氏曰戒之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順理則一時位則殊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或非所當順者矣○林氏曰鞠子未離鞠養之嗣子康王自謂○臨川吳氏曰武王以保乂王家所以蕃屏在我後之人言先王之建侯樹立蕃屏以厥群臣也言先王之建侯以厥群臣也天子稱同姓大国曰伯父

伯父小国曰叔父異姓大国曰伯舅今独舉同姓大国以包其餘也王室若以汶則奉承而同恤之言以諸侯不能尽職豈不貽我之羞乎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群臣皆冕服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音貫下並同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音咨催大功之服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

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下音現同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音忍答拜聖人復扶又反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音僬垤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爰乘黄朱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

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献諸家皆以為礼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礼使周公在必不為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朱子曰天子諸侯之礼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盖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礼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王韓文外集順崇实録中有此事可考盖易世傳授国之大事當嚴其礼而王侯以国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礼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于礼為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礼作楽當此之職只得除之○纂氏曰天子即位之礼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于喪次殯而未葬々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賤其正位不敢朝庙而主祭封内三年稱子縁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縁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两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庙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内朝以見諸侯礼歟諸侯踰年而朝庙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孔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為凶事則凶服不可為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説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葬々諸侯之大夫歆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々斬焉在衰經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礼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古人謹于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盖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変微周公天下未可知况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天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乱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礼則不可以為非礼則亦不可傳及後世率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録于經非孔子不能權之于道以尽萬世之変也○呂氏曰舜除堯喪格庙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喪朝庙而訪群臣皆繼代之正礼然成湯方致伊

書經大全九卷終

往事而不敢輕忽若者觀其布置奔措重大周密微召公或侯則侯張節載節不尹證善莫
會謂集翁疾衛于師于尹固以具既一兩之奉然之兩一條朱伊行似備六召男問合安晋率崩語篇詳美太說主當甲然者之則之西而徐方因諸受臨大其朝敵當非也觀難然其諸言諸可記載見篇始入又始記伊觀右邦入內方五祠其先十下王六
甸徼皇節無抑知之一若存之兩
侯甸服百里采侯甸男邦伯一命卿三命出入王命
王制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此
所言蓋夏商之舊制周則改之矣
周公既沒成王追思其德以為不可以無報於是
作為此書以配天焉
按史記魯世家周公既沒成王追思其德以為不可以無報於是
作大誥維周公相武王既喪天下三年管蔡開流言
周公乃攝行政當國三年流言者曰周公將不利於
成王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恐
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先王其以我為不知子乎
我之所為將以成王也我東征二年則罪人斯得於
是乃為詩以貽王名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周公乃
為誥作大誥
孔氏傳曰周公攝政三年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我之所以攝行政將以成王業也我
其東征二年罪人斯得於是為詩以貽王名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
王肅曰周公攝政三年管蔡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
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恐
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先王其以我為不知子乎
我之所為將以成王也我東征二年則罪人斯得於
是為詩以貽王名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鄭玄曰周公攝政三年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
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
無以告我先王我之所以攝行政將以成王業也我
其東征二年罪人斯得於是為詩以貽王名曰鴟鴞
王亦未敢誚公
○新安陳氏曰大誥者周公攝政三年管蔡流言於國
周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所以弗
辟而攝行政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先王其以
我為不知子乎我之所為將以成王也我東征二年
則罪人斯得於是為詩以貽王名曰鴟鴞王亦未敢
誚公周公乃為誥作大誥

尹者受曰二所甲援東東要擁則之又受曉又送天氏權而
不守曰往下成然率礼社輔事坡坡以居謂月伊召不遽階
可經蘇事國于知諸迎穆太者疑嘗為仲惟是尹畢疑侯太
膠合氏居家宮所侯之岌子豈之疑證王元時以諸侯甸
召理之中不闕定北南ㇾ而不而之忽之祀三冕侯甲群
公之論外少之而面門乎流知不其未喪十年服之受后
在正主無然暖無而衛殆言礼加嘗為伊有之奉戒伊以
當而于間後昧疑朝之哉之蓋察以安尹二喪嗣于尹訓
時不守未知而其之于矣變其也問○召之鄉先畢王宅之訓太
必可經易二擁意以戈故起身公先見畢公生鄉先盛德生冕者先常祀之也十有訓甲
有破棄以公立遠典奉于于先兄弟周公皆鄉先生德又曰友伊尹乃伊太訓礼固
迫達呂泥老出矣天之康兄弟王冊非公以盛生父之忠尹喪伊也服有時
于擯陳常練于蓋下冊王書之非公皆鄉先生德又曰友伊尹乃伊太訓礼固
不亦氏論坐一自共書之非公皆鄉先生德又曰友伊尹乃伊太訓礼固
得當之也鎮人秦立被立周以盛生父之忠尹喪伊也服有時
已察論○新出事出于安陳之奪机禍受而常誠親于乎服也
懲之于宜達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日本弁護士連合会図書館

東京弁護士会図書館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